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宋辽(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河北省
天津市
山西省

宋辽(一)



哈尔滨出版社

k87-53

20122

15

《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者

综 述(一)	孙 海 王 雷 张春霞
综 述(二)	孙 海 贺 平 王 雷
旧石器(一)	孙 海 张春霞
旧石器(二)	孙 海 贺 平
新石器(一)	李晓钟 蔺新建
新石器(二)	蔺新建 李晓钟
商 周(一)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二)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三)	刘 宁 蔺新建
战国秦汉(一)	孙 泓 佺俊岩
战国秦汉(二)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战国秦汉(三)	孙 泓 佺俊岩
魏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魏晋至隋唐(二)	孙 泓 张春霞
宋 辽(一)	姚义田 袁 辉
宋 辽(二)	贺 平 姚义田
金 元(一)	申国俭 刘焕民
金 元(二)	刘焕民 申国俭
明 清(一)	阎中发 贺 平 孙琨琍
明 清(二)	孙 海 阎中发 黎凤春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孙 海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雷 王宏刚 王绵厚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衍 李品清 李之勤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崔 灿 孟广耀 周光培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蒋秀松 魏国忠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泓
校 对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剑 刘 娟 孙月辉 张晶晶 邹德兰 姜 伟 倪文华 赵锦红
徐 坤 郭妍萍 康欣瑞 黎凤春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侠 王武钰 王绵厚 尹学伟 云希正 田淑华 宁立新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朱德威 刘世枢 刘建忠
苏天钧 张庆捷 张志立 张畅耕 张春霞 李经汉 杨新平 杨富斗
贺 平 赵福生 高 可 阎中发 姚义田 唐云明 黄凤岐 陶富海
韩嘉谷 蔺新建

目 录

北京地区辽金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齐 心(1)
路振、王曾所记之燕京城·····	贾敬颜(4)
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	苏天钧(9)
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	苏天钧(14)
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	苏天钧(23)
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25)
北京先农坛辽墓·····	马希桂(33)
辽代韩佚墓·····	黄秀纯(35)
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	鲁 琪 赵福生(36)
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	张先得(41)
北京大兴县出土饱水木俑木偶的脱水技术报告·····	胡一红(48)
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	黄秀纯 傅公铨(52)
北京顺义安辛庄辽墓发掘简报·····	王武钰 祁庆国(72)
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清理简报·····	周景城 王殿华 邢 军(79)
北京出土辽韩资道墓志·····	鲁 琪(88)
海淀区羊坊店辽墓·····	刘连成 李 达(91)
顺义县辽代砖室墓·····	祁庆国 王武钰(92)
丰台区永定路发现辽墓·····	王有泉(93)
延庆洞沟古崖居遗址·····	王 策 李 达(94)
北京地区发现辽金时代文物·····	苏天钧(95)
董氏三志考·····	齐 心(96)
北京出土辽张嗣甫墓志考·····	齐 心(101)
辽丁氏两方墓志考·····	齐 心(105)
记辽代石刻秦王发耗愿纪事碑·····	陈育丞(110)
《秦王发愿纪事碑考》商榷·····	阎万章(112)
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	于 柯(115)
辽应历五年石幢题记初探·····	刘精义 齐 心(121)
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24)
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	齐 心 刘精义(129)
北京天宁寺塔三题·····	王世仁(143)
房山区辽代天开塔地宫出土珍贵文物·····	王武钰(159)

密云冶仙塔清理小记·····	北京市文研所 密云县文管所(160)
房山坨里花塔原状探讨·····	梁玉贵(161)
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	林元白(166)
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经幢考·····	包世轩(175)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 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二)·····	孔繁云(182)
大周“朝元”年号之谜·····	包世轩(186)
千佛塔露盘题记考·····	向 南(187)
辽燕京佛寺考·····	郑恩淮(189)
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考·····	齐 心(198)
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	鲁 琪(201)
龙泉务古瓷窑址钻探小记·····	黄秀纯(208)
龙泉务窑址发掘获重大成果·····	(209)
北京市龙泉务古瓷窑遗址·····	刘义全(210)
山后八军瓷窑非北京龙泉务窑辨·····	冯永谦(211)
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窑属问题的商榷·····	马希桂(212)
略论龙泉务窑址归属问题·····	黄秀纯 刘义全 齐鸿浩(217)
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务窑关系初探·····	齐鸿浩 黄秀纯 刘义全(220)
从古陶瓷器物铭文看民窑款识演变·····	赵光林(224)
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简述·····	马希桂(237)
近年北京地区发现的几处古代琉璃窑址·····	赵光林(243)
宋官窑青釉弦纹大瓶·····	陈润民(247)
宋代钧窑玫瑰紫釉花盆·····	李纪贤(248)
宋墨竹纹虎枕·····	赵 榆 章津才(249)
北京房山县出土宋三彩枕·····	赵福生(250)
宋定窑孩儿枕·····	陈润民(251)
汝窑三足洗·····	陈润民(252)
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瓶·····	陈润民(253)
宋磁州窑白地黑花马术纹枕·····	陈润民(254)
宋钧窑镂空堆塑佛像供器·····	华义武(255)
木偶戏图镜·····	傅大卣(256)
“大蕃天显”纪年文字砖考·····	齐 心 刘精义(258)
介绍一方宋印·····	贾旭敏(261)
北京出土的辽、金时代铁器·····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262)
“天正”钱补证·····	杨鲁安(269)
一组宋元时期的玉雕童子·····	张广文(271)
北京市文物商店藏《西楼苏贴》·····	秦 公(276)
《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	余 辉(280)
谈校故宫藏宋拓《淳化》、《绛贴》、《大观》三贴·····	马子云(296)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304)
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法书·····	舒 华(305)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	朱家潜(307)
天津市蓟县营房村辽墓·····	赵文刚(308)
蓟县营房村辽墓·····	邸 明 赵文刚(313)

武清县辽赵氏夫人墓志·····	纪烈敏(314)
天津静海元蒙口宋船的发掘·····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315)
天津静海县发现宋代河船·····	刘 铮(320)
宝坻县大千佛顶村辽代铜器·····	赵文刚(323)
记新入藏的两宋铁钱·····	杜金城(324)
刘成碑考略·····	韩嘉谷(328)
宝坻石幢的始建年代和重修经过·····	韩嘉谷(333)
天津新发现一批宋金时期瓷陶枕·····	田凤岭(337)
宋红绿彩持莲童子·····	施 琪(342)
天津蓟县独乐寺塔·····	纪烈敏(343)
独乐寺塔年代形制考·····	纪烈敏(374)
独乐寺塔石函铭文·····	纪烈敏(381)
独乐寺史迹考·····	韩嘉谷(383)
千年古刹独乐寺·····	王令强(389)
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	宿 白(390)
独乐寺观音阁壁画·····	纪烈敏(401)
记新剥出的蓟县观音阁壁画·····	文 展(403)
独乐寺观音阁壁画资料拍摄工作完毕·····	克 晶(406)
广济寺·····	吴丙中(408)
大觉寺·····	恒 庐(410)
天津发现一枚“元符通宝”大钱·····	陈铁卿(411)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西楼苏帖》·····	蔡鸿菇(412)
金明池上的龙舟和水戏·····	孙 机(415)
《葛洪徙居图》浅析·····	刘光启(419)
略论张家口地区辽墓分期问题·····	陶宗冶(420)
辽代绘画艺术和辽墓壁画的发现与研究·····	郑绍宗(424)
承德避暑山庄辽代遗址初探·····	李铮夫(435)
河北兴隆金墓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	阎万章(438)
河北隆化县发现契丹节度使印·····	李柏龄(445)
辽金时期奚人在承德地区活动史迹探考·····	田淑华(447)
北宋时期河北“长水城”考略·····	高恩泽(453)
松亭关考·····	承德地区文化局 宽城县文保所(457)
辽中京至南京口外驿道调查·····	成长福 李柏龄(461)
苏颂使辽沿途文物胜迹考·····	石砚枢(470)
从考古资料看承德地区的辽代矿冶业·····	田淑华 石砚枢(473)
辽泽州及陷河银冶初探·····	成常福 石砚枢(479)
铁狮子告急·····	李炳莹(483)
隆化皇姑屯辽北安州及其附近遗迹调查简报·····	郑绍宗 孙慧君(484)
京九铁路大西野营遗址发掘报告·····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衡水地区文物管理所(493)
河北滦平辽代渤海冶铁遗址调查·····	承德地区文物管理所 滦平县文物管理处(503)
龙烟铁矿矿区发现辽代炼铁遗址·····	王兆生(507)
龙烟铁矿矿区发现辽炼铁遗址·····	王兆生(510)
沙河县的古代冶铁遗址·····	任志远(511)

河北省曲周县东风渠发现宋代遗址·····	李德云(512)
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	李喜仁(513)
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	夏清海(522)
隆化境内的辽代驿道·····	(523)
河北石家庄市柏林庄宋墓清理简报·····	唐云明(524)
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	唐云明(526)
河北省武安西土山发现宋绍圣二年壁画墓·····	罗 平(527)
河北邢台清理的宋墓·····	唐云明(528)
河北平山发现宋墓·····	郭瑞海 李恩佳(529)
河北曲阳南平罗北宋政和七年墓清理简报·····	张金茹(533)
定州市寨南村宋墓清理简报·····	刘福珍(539)
磁县发现北宋漏泽园丛葬地·····	张子英(541)
邯郸市区发现宋代墓葬·····	李忠义(543)
磁县二街村北宋漏泽园丛葬地·····	(547)
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	郑绍宗(548)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	陶宗冶 刘仲羽 赵 欣(562)
宣化辽代壁画墓群·····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 宣化区文物管理处(581)
张家口清理辽壁画墓群·····	郑绍宗(604)
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	伊世同(606)
宣化辽金壁画墓发现珍贵天文图·····	陶宗冶(611)
河北宣化辽墓壁画茶道图的研究·····	郑绍宗(612)
辽墓壁画点茶图·····	杨 泓(617)
宣化辽墓“妇人启门”壁画小考·····	郑溱明(620)
辽代佛具——莲花香炉析·····	李 力(622)
体育史的新资料·····	郑溱明(624)
张家口市下花园发现一座辽代墓·····	赵 欣(626)
河北宣化辽姜承义墓·····	张家口市文管所 宣化县文管所(628)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	刘海文 颜 诚(634)
河北宣化邓家台辽墓·····	陶宗冶 李 维(645)

北京地区辽金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

齐 心

北京地区的辽金考古工作在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一些重要的墓葬、遗址的发掘,和带有明确纪年的文物如墓志、石幢、石函等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北京地区辽金考古工作的空白,而且对探讨北京地区的辽金考古学的规律,以及对辽金时代幽燕地区的历史研究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当然我们做的工作还很不够,有的只限于零星发掘,没有为了解决某一个历史问题而进行有计划的重点发掘,所以材料还显得十分单薄,不够,也难以找出一个规律来,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也仅能概括地介绍一下情况。

考古工作的实践越来越证明:辽金考古学是辽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事辽金史研究的资料来源之一。由于辽金史记载之疏漏,更需要地下出土的第一手材料印证,补充。因此为了把辽金史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不能不借助于田野考古的发现,客观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在北京城的发展史上,辽代(公元910~1125年)和金代(公元1115~1234年)是相当重要的历史时期,辽南京、金中都都是古老的蓟城从北方一个军事重镇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过渡时期。北京地处汉族和北方以及东北少数民族交往汇合的地方,是中原文化与北方地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枢纽。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处于契丹族、女真族政权统治下的幽燕地区,留下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遗迹、遗物。下面拟介绍辽金墓葬、塔墓、石函、石幢、以及辽金遗址、窑址、墓志等内容。

分析北京地区的辽代考古资料,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以上述25座辽墓为例,大多数为中

小型墓葬不论时代早晚其形制以平面呈圆形或长方形的单室为主流,八角形墓较少,北平王赵德钧与妻种氏合葬墓虽为前中后三进九室,但其基本形制是穹庐形,而且墓室仅有部分仿木结构,构筑不复杂,丁文道墓虽分前后两室,但平面仍为圆形。且与结构基本相同,说明燕云地区不同于契丹人起源活动的中心地带,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着汉族的礼俗制度。已发现清理的数十座辽墓,大部分被破坏、被盗过,绝大多数是小型砖室墓,土坑墓、石室墓较少。砖室墓中出现装饰性结构,如董庠、丁文道墓砖雕仿木构建筑的假窗门、斗拱。王泽墓、董氏墓,以及彭庆辽墓影作桌、椅、假地窗等。一些墓中砌有砖棺床,或祭台。棺床上放置石棺或木棺(有的就是木质骨灰盒。也有的尸体或骨灰直接置于棺床上面。25座辽墓里二分之一以上是火葬墓,六座葬式不明,其余为仰身直肢葬。其中一特殊现象是马直温墓的骨灰放置在关节能活动的大型木偶人的胸腹腔内。九座墓有墓志、约占2/5。墓志是确定该墓年代的重要依据。一半以上墓均绘有壁画,由于壁画所绘内容与风格不同,也是时代早晚,经济、政治、文化的缩影。墓中一般均有少量随葬品。都是研究辽代历史的直接可靠的实物资料。

墓中随葬品有瓷、陶、铁、铜、墓志等。瓷器:早期墓出土典型契丹风格的绿釉、黑釉鸡冠壶等,仿定的瓷器一般为碗、碟、盘、瓶之类,胎质较粗。晚期如王泽墓、马直温妻墓和塔墓中出土影青、定瓷白瓷和青瓷制品,如白瓷注子、诵经壶、刻花盏托、盘、碗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品,是北京输入的。早期赵德钧墓中官窑款定窑瓷器,也应是中原地区产品。尤其重要的是1981年在韩佚墓中出土60

余件瓷、陶、银、漆器中,其中五件青瓷,属南方越窑系,如划人物青瓷水注,划花荷叶形盏托,青瓷碗、碟、青瓷注碗,在北方墓葬中很少发现。这批瓷器胎薄而紧密,最薄胎厚仅2毫米花纹精细,线条流畅,造型匀称协调。据文献记载:吴越国与契丹大辽政权早有来往,两国互派使节达十余次之多,每次必有供奉之物。因此韩佚墓中这批珍贵的青瓷,可能出自吴越的贡品。据墓中记载,韩佚是辽代崇文公韩延徽后代,韩延徽是辅佐契丹政权的崇臣,受到皇室的赏赐,以此随葬来宣耀自己的身份。

陶器,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成组的明器,如锅、灶、炉、铛、壶等,而且有的瓷器仅几厘米高,如同小孩玩具。

铁器 北京地区辽金遗址中普遍出土铁器,墓葬中也屡有发现。如铧、犁、耘锄等生产工具。六釜锅、盆、熨斗、灯等生活用具。铁器的大批出现是辽代幽燕地区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标志。

钱币 这是墓中普遍随葬的,一般几十枚到百枚,多者甚至达千万枚,如赵德钧墓随葬铜钱九万多枚,专辟钱库大部分是后宋钱,钱币背石铸地名二十余处,如京、津、洛、昌、桂等,说明长期以来幽燕地区与全国各地经济交往是十分广泛而频繁的。“金铜面具”发现这是契丹民族的葬俗。

辽政权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以汉族地主为辅,采取胡汉分治的政策,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治汉人“设南北面官。也就是在政治上采用“因俗而治”的办法。在幽燕地区网罗了大批汉族地主,实施统治,近几年来北京地区先后出土十余块墓志(绝大部是圣宗以后的,圣宗1、兴宗5、道宗4、天祚帝1),墓志主人大部分是辽代幽燕地区的豪族大姓。如韩氏(韩资道,韩明道,韩佚)、张氏(张俭、张嗣甫与直温妻张氏等)、王师儒志,还有幽燕地区的财赋官,如丁文道父子,董氏父子等志均有出土。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补充辽史百官、食货、地理志之阙,而且也是契丹族统治政权结构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北京古地理的可靠材料。有的已发表,其他正在整理,不久即能发表,供学术界研究。

契丹统治者对于汉族的文化,不加排斥,而且积极地予以吸收,所以契丹人从官僚体制、礼俗制度、衣冠服饰,一直到文学艺术,汉化程度都非常高。这可从壁画的风格、内容窥见一斑。如赵德钧墓的壁画,赵氏父子为降辽高官,但壁画却采用汉

人的艺术风格,左中室一幅绘九人,左三人身着红袍,戴屈角幞头,正悠闲地观赏绘画,右六人是男女僮仆,三人梳髻,三人戴冠,其中一人持剑,右前室二幅皆画有梳高发髻、体态肥胖的女仆,一卷袖揉面,一托盘捧食,是墓主人悠闲寄生生活的写照,是一幅写实的历史画。其他小型墓的残壁画内容与风格,不论是宴饮、出行、花卉、鸟虫乃至生活场面,人物穿着打扮都不同程度地保持了汉民族的特征。斋堂辽墓保存的彩画和山水画尤为罕见。墓室的侍女画和故事画中的人物皆为汉人,都穿汉衣。《辽史·仪卫志·舆朋》载:“辽国自太宗入晋以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官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壁画中人物服冠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为辽代燕京地区衣冠制度提供了形象资料。这都说明幽州的传统文化礼制在契丹族统治下仍然保持着,同时契丹人的风俗习惯在幽燕地区也影响着汉族人民,如墓中随葬的契丹族典型器物——鸡冠壶、马蹬壶等的发现,墓志中反映的婚姻制度,结婚不论辈份(见马直渔妻张馆志,张馆是张俭的外孙女)。

燕京地区瓷器的烧造、刻经的盛行佛塔的建造,都标制着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燕京集中了各种商人与手工工匠,随着宋辽之间交往的频繁,制瓷工艺也相继传播到这里,近几年北京地区发现三座古代瓷址。同时辽墓及塔墓出土大量的瓷器,绝大部是仿宋定的白瓷器,约占全部出土瓷器的二分之一。主要是宋定窑烧造输入此地的,但其中也可能有燕京瓷窑龙泉务窑烧造的。

辽代统治阶级崇信佛教,今天的北京还土地丛立着一些辽塔,如天宁寺塔,银山宝塔、昊天塔等,充分显示着当时的建筑艺术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

房山崇石经山的云居寺是一处古代的佛教圣地。1958年在云居寺南塔下发掘一万多块辽金刻经。云居寺从隋到清、经历七个朝代,历时千余年,共刻造一万四千多块石经,装内九个洞,是十分宝贵的财富,是研究经济、文化及佛教历史的宝贵资料。仅举一例说明:1979年3月19日《人民日报》曾经报道,山西应县发现一批辽代卷轴佛经,佛经是当时燕京刻印的,经尾题记,注明刻印于“燕京杭州于显忠坊”时间是太平五年八月,即公元1025年8月。文献记载,辽代燕京城内共有坊二十六个。但名字知道的仅三个,其余的坊名大部分

是考证唐辽墓所得知的,而显忠坊既不见于文献记载,也未见于墓志,是从云居寺刻经上获知的。至于辽燕京城六条街的名字过去更是毫无所知。从刻经得知“杭州街”是当时六街之一。经济、水利等珍贵材料。

辽代崇佛之盛,也可从墓志记载中见到,王泽的继母、两个女儿先后落发为尼,其妻也“净信三归、坚全五戒”,王泽本人晚年:“杜门不出……看法华经三百部……”,董庠“灭罪真言”刻石的发现,以及辽天庆六年(刻《陀罗尼破地狱真言》和《佛顶心真言》)的墓幢的发现都说明当时地主阶级以佛教为精神寄托,以此麻痹自己与欺骗人民。

北京地区金代考古材料也发现不少,如墓葬、遗址、墓志等,仅从前面例举的十五座较重要的金墓可见,大部分是土坑墓,少数为砖室墓。土坑中置后石椁、棺、石棺由六块带标印的石板组成,有的在石棺四角置河卵石一枚的习俗,大多数是火葬墓。值得注意的是女真人的墓占三分之一,这与辽代墓中无一座是契丹人的墓完全不同。最近几年来在房山在东炼区曾发现建筑构件如琉璃瓦当,栏板等,根据调查可能是一座大型金墓,据记载清代初年曾修葺过金太祖、太宗的坟墓,此处是金陵所在地,待今后进一步勘查和发掘。

金主完颜亮,于公元1153年(贞元之年)从东北会宁府迁都燕京,称燕京为中都,并在辽南京基础上,大兴土木,扩建的金中都城周约33里,是一座繁华富丽的大城市。金中都是北京辽都之始,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宋金媾和以后,中都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阶段,使当时的经济与文化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中都的工艺品生产获得了高度成就,如1974年房山长沟峪金墓在一口描金贴花的漆棺中,出土一批玉器,透雕双鹤衔草纹玉饰、透雕折枝花玉锁等都是罕见的珍品。1975年通县两座金代石棺墓中出土耀州窑单耳洗,定窑碗、盘、杯、瓶等,瓷质光润、细腻,造型雅致,制作精美、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1978年在丰台区卢沟桥公社,发现一枚“大金正隆二年银铤”。银铤

正面铭刻“邠州进奉正隆二年分,金吾卫上将军静难军节度使臣完颜宗垣进上,正旦银壹铤重伍拾两”。北京第一次发现金代银铤,是研究金中都经济、和货币制度的宝贵资料。

中都作为女真族的统治中心,必然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一批女真人迁徙、定居中都,这从出土的金代墓志中也可得到印证。1978年在香山娘娘府发现的金代蒲察胡沙墓志,志云:葬宛平县王帛之西北,附葬先苗之次”。这说明女真人蒲察氏的祖坟在香山一带,反映出长期定居中都的历史事实,北京地区日益发现的十合金代墓志、有1/2(五块)是女真贵族的。在门头沟区妙峰山发现金窝鲁欢(宗隽)墓与志,去年又发现乌古伦氏及其子元忠与妻鲁国大长公主墓志,据金史记载:“……蒲察、纥石烈、乌古伦”等姓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这些累世娶后尚主的有权势的女真贵族,其坟墓都在中都,是他们生前在中都为官的反映,是女真族占领幽燕地区后政治中心南移的直接反映。北京地区自石敬瑁割给契丹之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辽、金、元各朝的统治下。辽代统治北京近二百年,北京地区发现墓葬不算少(十七座墓)但都是汉人的,还没见契丹人在北京落户和修祖坟的情况,而出土的金代墓志与辽代比起来并不算多,但在这不多的墓志中居然有五合(1/2)女真墓志,还有一盒石宗壁志,石虽然是汉人但其妻是女真人纥石烈氏,而且都是贵族高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至于墓志中记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职官、地理、食货、以及历史事件等材料,也很珍贵,是补充、纠正辽金史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总之,北京地区辽金时代的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与兄弟省市同行们的工作相比,差距太大,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限于材料与水平尚难找出规律,一些新发现尚未及时发表,也致以歉意。今天我只能是抛砖引玉,敬祈专家、学者、同行们批评指教。

路振、王曾所记之燕京城

贾敬颜

宋人使辽必过燕京，过燕京又必记其城池、巷坊、馆驿、寺观乃至官守、兵马、民情等事。今摘取路振《乘轺录》及王曾《上契丹事》之记燕京文字而稍作考核，以为关心首都掌故者之谈助。

1.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知制诰路振作《乘轺录》，记其年十二月八日自良乡县北行至幽州南亭六十里。是日大风，里民言：朝廷使来，率多大风。时燕京留守、兵马大元帅、秦王隆庆遣副留守秘书大监张肃迎国信。

按：《辽史·圣宗纪》五卷：隆庆出为南京留守，在统和十六年（公元998年）十二月丙戌，至其拜元帅及爵秦王，则为开泰（始于公元1015年）以前事。新出土咸雍五年（公元1069年）《秦晋王妃墓志》称：“故资忠弘孝神谋霸略兴国功臣、兵马大元帅、燕京留守、尚书令兼政事令、秦晋国王、赠孝贞、皇太弟讳隆庆，即妃先出适之所天也。”所记职官、封爵与路同书。又按《续资治通鉴长编》有景德二年（即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贺生辰付使卫尉卿张肃，当即此付留守，秘书大监张肃。

置宴于亭中，供帐甚备。

供帐，即供设帷帐。

大阍具饌，饌罍皆颇璃，

颇璃，即玻璃。

黄金扣器。

以金饰器口为扣器。《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章怀注：“扣，音口，以金缘器也”。

隆庆者，隆绪之弟，契丹国母肖氏之爱子也。

隆绪，辽圣宗名。隆庆，景宗次子，圣宗

弟，小字菩萨奴。国母肖氏，谓景宗睿智皇后而初称承天皇后者。

故王以全燕之地而开府焉。其调度之物，悉侈于隆绪，尝岁籍民子女，射自拣择，其尤者为王妃，次者为妾媵。炭山北有凉殿，夏常随其母居之。

炭山，即金人巡幸之金莲川，而元人称之为上都之炭山。日人箭内互考炭山为滦河所出之黑龙山并其连脉，可信也。

妓妾皆从，穹庐峦幕，道路相属，虏相韩德让尤忌之，故与德让不相叶也。

韩德让，即耶律隆运。

肖氏幼时，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肖氏，肖氏夺韩氏妇以纳之，生隆绪，即今虏主也。耶律死，隆绪尚幼，袭虏位，肖氏少寡，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私谓德让曰：“吾尝许嫁子，愿谐旧好，则幼主当国，亦汝子也。”自是德让出入帷幕无间然矣。既而酖杀德让之妻李氏，每出弋猎，必与德让同穹而处。

《韩椅墓志铭》称：德让与圣宗联名，盖兄弟行，焉得以子侄而上蒸母氏？宋人所以喜道此无稽之谈者，祇丑之也。

未几而生楚王，为韩氏子也。肖氏与德让尤所钟爱，乃赐姓耶律氏。

楚王，隆祐也。景宗第三子。乾亨初封郑王，统和十六年徙王吴，十九年更王楚。（见《皇子表》、《圣宗纪》五卷、《契丹国志》卷十四本传）彼虽年少，乾亨初已有封号，韩氏子及赐姓说，不待辩而可知其诬罔矣。

是夕，宿于永和馆。馆在城南。

永和馆，即永平馆，详下著录之王曾行

记。

九日，虏遣使置宴于副留守之第。第在城南门内，以驸马都尉兰陵郡王肖宁值宴。

《圣宗纪》六卷开泰元年（即大中祥符五年，前于振进呈是书之时四年）三月乙酉，称北宰相、驸马、兰陵郡王肖宁。（统和二十八年八月丁卯纪事，尚称肖排押为北府宰相。宁即排押也）王正撰《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应历十五年）有“前燕侍中兰陵公及公主”之名，亦谓宁并其妻卫国公主长寿女也（景宗第二女）。

文木器盛。

文木器，谓错画盛食物之木器。

虏食先荐酪糜，用杓而啖焉。

“酪”即“酪”之异书。酪糜，乳粥也。

熊肪、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

濡，淫也。《礼记·曲礼》上卷：

“濡肉齿决”。疏：濡，淫也。

牛、鹿、雁、鹜、熊、貉之肉为腊肉，割之，令方正，杂置大盘中。二胡雏衣鲜洁衣，持帨巾，

帨巾，佩巾也，即今之手帕。

执刀匕，遍割诸肉，以啖汉使。幽州幅员二十五里，

《续谈助》本路书作：“幽州城周二十五里”。《辽史·地理志》卷四：燕京城方三十五里。“三”疑是“二”之误。许亢宗《行程录》燕山府周围二十七里。二十五、二十七，计数有广狭耳。

东南曰水窗门，

罗继祖校此书：“南”字衍。《辽志》：燕京八门，东二门之一为迎春门。（迎春门之名，尚见《金史·郭药师传》）“水窗”疑是“迎春”之误。（《辽志》：上京东门之一亦曰迎春，或涉彼而舛）。

南曰开阳门，

《辽志》：燕京南二门之一为开阳门。《宸垣识略》卷六大觉寺项下：辽筑义井精舍于开阳门之郭，旁有下井，清凉滑甘，因以名焉。

西曰清音门，

罗校：“清音”当是“清晋”之讹。《辽志》：燕京西二门之一为清晋门。

北曰北安门。

《辽志》：燕京北二门，曰通天、拱辰。北安或是通天之俗称。《续谈助》本脱“北安门”三

字，遂误与“内城三门不开”相连接。

内城幅员五里，东曰宣和门。

《辽志》：燕京大内，在西南隅，东曰宣和。

王曾亦谓：子城东门曰宣和。

南曰丹凤门

《辽志》：燕京外城南二门之一曰丹凤，此适可证其失误。

西曰显西门，

《辽志》既曰皇城西门曰显西，又误以显西为外城西二门之一，修史者粗犷不检，一至于斯！

北曰衙北门，

罗校：“衙”字误。衙北门当即《辽志》误以为外郭北二门之一的拱辰门，《太宗纪》：会同三年四月庚子，至燕，备法驾，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考元和殿在元和门后，而元和门为皇城内门，由是，拱辰门应即此衙北门也。（又上京皇城北门，亦曰拱辰，疑涉此南京北门而误者。）

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

谓平日不启丹凤、显西、衙北三门。

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鬬宾、肃慎。

《范阳丰山韦庆禅院实录碑》：“又东北走驿路，抵良乡，如京师，入南肃慎里东之高氏所营讲宇，则下院也。”则肃慎又有南北二里之分。

卢龙等坊，

《李内贞墓志》：“薨于卢龙坊私第”。

并唐时旧坊名也。

《赞上人塔记》有辽西坊，近世北京出土唐、辽碑碣，尚见永平、花肃、北罗、隗台诸坊之名。

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

苏颂《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诗》自注：“敌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惟巾衫稍异，以别番汉耳。（《苏魏公文集》卷十三）。

府曰幽都府。

《辽志》：南京，府曰幽都。

光禄少卿郎利用为少尹，

少尹居府尹之下，多用留守臣兼任，秦王

隆庆既为燕京留守，少尹即摄府尹之政。郎利用生平无考。

有判官、椽曹之属。

判官，谓南京留守判官及幽都府判官，前者为五京诸使职务之一，而椽曹又居判官之下。

民有小罪，皆得关决；

《刑法志》下卷：道宗清宁二年，命诸郡长吏如诸部吏，与僚属同决罪囚，无致枉死狱中。下诏曰：“先时诸路死刑，皆待决于朝，故狱讼留滞；自今凡强盗得实者，听即决之。”四年，复诏左夷离毕曰：“比诏外路死刑听所在官司即决，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虽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复问，无冤，然后决之；有冤者，即具以闻。”

至杀人非理者，则决之于隆庆，喜释而怒诛，无绳准矣。城中兵凡八营：

营即下述之南北衙兵、西羽林兵、控鹤兵、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计八种，但非尽汉制也。

有南北两衙兵，

余靖《契丹官仪》：（《武溪集》卷十八）燕中，元帅府外，则有北王府，南王府，分掌契丹兵。两王府兵，即两衙兵。

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

宋咸平六年（即辽统和二十三年）李信使辽回，言其国中所管幽州汉兵，谓之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约万八千余骑。（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宋会要辑稿》蕃夷一卷、《契丹国志》卷十三《景宗肖后传》）余靖亦言：汉人亦有控鹤等六军。

渤海兵别有营，即辽东之卒也。

余靖曰：燕中又有统军，掌契丹、渤海之兵，案：“辽东之卒”云者，以渤海本居辽东故也。

屯幽州者数千人，并隶之帅府。

余靖曰：“胡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帅府，杂掌番汉兵，大弟总制之”。案：大弟，即太弟，谓隆庆也。靖又曰：“大抵胡人以元帅府守山前，故有府官”。案：山前即幽、蓟等山前八军。靖再曰：“胡人于燕京置元帅府”。（《百官志》二卷：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太子、亲王总军政。

《太宗靖安皇后传》：“帝为大元帅，纳为妃，生穆宗”。《突吕不传》：“天赞三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宫不为付”。案：尧骨，太宗名。尧骨，隆庆为大元帅者，以其乃皇储也）。

隆庆骄侈，不亲戎事，兵权威在兰陵郡王駙马都尉肖宁之手。国家且议封禅，有牒者至涿州，言皇帝将亲征，往幽、蓟以复故地，然后东封泰兵。虜大骇，退以宁为统军，列栅于幽州城南，以虞我师之至；既而闻车驾临岱，遂止。

案：宋真宗封禅泰山，十月辛卯（初四日）往，十一月丁丑（初十日）还，往返四十七日，浪费八百五十万缗，归汴京而改元，乃称大中祥符。

虜旧有韩统军者，德让之弟也。

韩统军，韩瑜也。瑜，邳王匡美之子，而德让，则匡嗣之子，故瑜于德让为从弟。匡嗣，匡美之史。

娶肖氏姊，封齐妃。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五：真宗咸平六年七月，契丹供奉官李信来归。言戎主后肖氏，有姊二人，长适齐王，王死，自称齐妃。领兵三万，屯西鄙驴驹儿河，使西捍塔剌，尽降之。（又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一卷、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六下北蕃地理、《契丹国志·景宗肖皇后传》）齐妃抚定两边捍御搭剌之事，即《辽史·圣宗纪》四卷统和十二年八月庚辰朔日及十五年五月、九月戊子及《肖挾凛传》、《肖韩家奴传》（卷十三、八十五、九十六）所记征讨阻卜之事，乃称皇太妃。皇太妃，即胡辇也。（王国维《鞑靼考》于此有所发明，见《观堂集林》卷十五）。

韩勇悍，多变诈。虜之寇我澶渊也，韩为统军，指麾于城外，我师以巨弩射之，中脑而毙，虜丧之如手足。

统和九年郝云撰《韩瑜墓志》：“昭圣皇帝南行讨宋，公方当扈从。切在翦除，俄为流矢中首。金疮寻发于朝昏，委命几临于泉壤。以统和五年十一月十日薨于行次，享年四十有二。始娶夫人肖氏，先亡。继室夫人肖氏，诚款未亡，礼无再嫁。”又言肖氏“方承天眷，深被国恩”。凡此，并与史乃此书吻合。

自是虜无将帅，遂以宁统之。年五十，勇略不及韩，虜咸忧焉。

案：大中祥符元年，亦即辽统和二十六年，肖宁年已五十，则《兴宗纪》二卷（卷十九）重熙十年，亦即宋康定二年六月戊寅，与耶律坦、崔禹偁、马世良、耶律仁先、刘六符一行，充贺宋生辰使副之肖宁，必属另一人。（若为此肖宁，则已八十三岁高龄，如何策马执鞭，长途驰驱？）

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苗；

春米使精白曰“苗”。《左氏》桓公二年：“粢食不苗”。注：苗，精米也。

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缁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加以耶律、肖、韩三姓恣横，岁求良家子以为妻妾，幽、蓟之女有姿质者，父母不令施粉白，弊衣而藏之；比嫁，不与亲族相往来。太宗皇帝平晋阳，

谓平北汉主刘继元。

知燕民之僭后也，

“僭”同“奚”，为何也。《孟子·梁惠王》下章：“奚为后我”、“僭我后”。《书·仲虺之诰》：“奚独后予”、“奚予后”。

亲御六军，傅于城下，燕民惊喜，谋欲劫守将，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坚，易克难守；炎暑方炽，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师焉。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

原注：“自‘虏政苛刻’已下事，并幽州客司刘斌言。斌大父名迎，年七十五，尝为幽州军政校，备见其事，每与子孙言之。其肖后、隆庆事，亦迎听说”。

此注旧属入正文，今为析出。

近有边民旧为虏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

“民”上尝重“燕”字。

以入汉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

南朝官家，犹言南朝皇帝。

慎无杀吾汉儿也。”其燕、蓟民心，向化如此。

幽、蓟之民自称“汉儿”，亦见此书。志之，以为它日作《汉人考》增注脚。

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孙侯馆五十里。地平，无丘陵。

此二句，《类范》本夺“平”、“丘”二字，作

一句读。

出北安门，道西有华严寺，

乾统八年僧善坚《僧奉航塔记》：寿昌二年秋九月，京北花严寺请为提点。蔡松年《明秀集》卷二《西江月词序》：“己酉（即金太宗天会七年）四月暇日，冒暑游太平寺，古松阴间闻破茶声。意颇欣惬，晚归，对月小酌，赋《西江月》记之”。魏道明注：“太平万寿寺，在中都北城，本华严寺。天眷中青州辩老施得之，易教为禅，敕赐今名。”

即太宗皇帝驻蹕之地也。民言，僧堂东壁有御札十五字，虏不令人见，复以漆板，虏主每至，必开观之。

2.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五月，知制诰王曾使辽还，上契丹事，记自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度芦孤河（案：即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

《通考》“六”误“九”，六十里至幽州者，距良乡里到也。

伪号燕京。

《会要》“伪”讹“为”，《辽志》删。

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

《辽志》四卷：燕京城大内在西南隅。

正南曰启夏门，内有元和殿，

《辽史》：太宗行入闾礼，策将士，圣宗宴将校、赏将士、受百官贺、立册皇后，并在元和殿行礼。均见太宗、圣宗、兴宗各《纪》、《地理》四、《礼》五、《仪卫》四各卷。然《地志》明言元和门乃宣教门所改，是元和殿初亦当称宣教殿也。（又见《圣宗纪》六：统和二十四年八月丙戌日下）

洪政殿，

《辽志》引无殿字。

东门曰宣和。

《辽志》四：皇城东曰宣和门。案：路振称幽州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曾等一行，自南来入东门，故不及见西与北之二门。

城中坊门皆有楼。

《辽志》引“坊门”作“坊闾”。路振书：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有悯忠寺，本唐太宗为征辽阵亡将士所造，

《会要》：“将士”作“将校”。《虏廷事实》：（此据明抄《说郭》本）“燕京城东壁有大寺一区，名曰悯忠。唐太宗征高丽回，念忠臣义士

没于王事者，建此寺为之荐福”。案：即今菜市口西南烂面胡同之法源寺。（唐时幽州城遗址在今外城之西及广安门外地）。

又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

《会要》“造”下有“建”字。耶律汉字即耶律斜轸。《方輿胜览》：大都路佛寺门有开泰寺。不详年月残碑捐资人名衔中有开泰寺僧某某之名（见陈述《辽文汇》卷九）。辑本《元一统志》大都城下称：“大开泰寺，在昊天寺西北。寺之故基，辽统军邺王宅也。始于枢密使魏王所置，赐名圣寿，作十方大道场。圣宗开泰六年，改名开泰。殿宇楼观，冠于全燕。”案：韩匡美为燕京统军使，封邺王。（见罗继祖《辽汉臣世系表》页二上）匡美，即瑜之父。耶律斜轸为北院枢密使，在统和初，（见本传）而十七年九月癸卯日薨。（见《圣宗纪》第五卷）

皆邀朝士游观。

《长编》“朝士”作“朝使”，是也。《辽史》卷十九《兴宗纪》第二，重熙十一年十二月己酉：“以宣献皇后忌日，上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青宫译语》、《宋俘记》、《呻吟语》等书，谓宋之帝后、宫人北迁，曾居愍忠祠。愍忠祠即悯忠寺。南京肃王枢（徽宗第五子）与沈元用同使金，馆于燕山悯忠寺。《金史》卷五十《选举志》一：“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又：悯忠寺旧有双塔，云云。《完颜纲传》卷九十八：至宁元年“胡沙虎囚纲

于悯忠寺”。又《辽史》卷六十六《游幸表》：“开泰八年十二月，幸开泰寺宴饮”。《兴宗纪》三、（卷三十）重熙二十三年十月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两寺实名胜佳地，固不止于邀南朝使人游览也。

城南门内

《辽志》无“城”字。《会要》并《国志》、《辽志》“内”皆作“外”。

有于越王廨，为宴集之所。

此于越王，谓耶律休哥也。（“于越”，突厥语之 uge，元人译“斡怯”、“斡可”。）

门外永平馆，

《辽志》四：“燕京皇城内右掖千秋门东为永平馆”。《御寨行程》：“良乡县六十里至燕京永平馆”（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二引《张邵行实》：“岁在癸丑二月初六日，金人忽召公诣尚书省，说谕还，遣使馆伴俾就馆，且使与洪公皓、朱公弁会于燕山，同途而归，时绍兴十三年也。四月十四日，会于同途，而洪公先至焉。五月，朱公自云中至。六月庚戌，三人俱发轫于永平馆。”

旧名碣石馆，请和后易之。南即桑干河。

《会要》“南”误“也”，《通考》删。桑干即卢孤。

北京文物与考古 第2辑

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

苏天钧

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在1954至1957年间,曾清理了一些辽墓,现把简单情况报告如下。

北京的辽墓分布在西郊、南郊、北郊等处,墓葬离地面都很近,顶部全被破坏,再加上历代扩建城址,在各地挖土的关系,底部有的也被破坏。西翠路的辽墓本来保存的很完整;因日伪时期在此修建了一条石子马路,致使顶部坍塌。洪茂沟的辽墓是比较大的,但因上层为回民墓葬区,所以顶部也未能完整保存。彭庄的辽墓群破坏的情况更为严重,这个地区是金中都城的南部,清代曾在此地开设砖窑厂,毫无疑问凡是取土烧窑的地方,古墓葬是无法保存的。至于北郊的辽代墓葬,也有一些发现,尚未进行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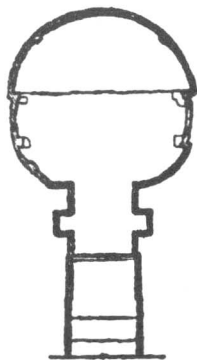


图二 墓志铭盖

一、西翠路辽墓

(一)位置和外形

墓在西郊沙沟村准备修建的西翠路路底。这个地区在日伪时期修建过一条石子马路,因载重汽车往来甚繁,所以墓顶早已坍塌;日本投降后,农民又在此地铺了40厘米的沙土,进行耕种;直到1953年7月,市卫生工程局修下水道时该墓才发现。



图一 西翠路辽墓示意图

经过清理,发现此墓早期曾被盗,壁画也被部分破坏,随葬器物很少。对墓内壁画作了临摹,全部墓室作了模型。

(二)墓室的结构

墓正南向,墓室为圆形起券,用绳纹砖砌成;这种绳纹砖是北京唐、辽墓葬所常见的。砖长37、宽18、厚6.5厘米。砌法为两铺一立。墓室完全仿大木结构,墓长7.65米,最宽处5.04米。门外墓道长2.85米,墓底距现在地面3.5米,坡度极陡,南高北低,甬道长1.38米左右,两壁有对称的圭形壁龛,龛高90、宽34厘米。墓室四角各有柱头,柱头上有“把头绞项造”的枋拱。除西北角枋拱保存完整外,其余残破不堪(图一)。拱上绘有彩画,其体裁类似牡丹花,彩色非常鲜艳。东西立壁设有假门各一座。门上有八个一排的门钉,共二排。北